



官方微信



订阅二维码

□ 杨子熠 向松林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记者 周 伟

“一部经典诞生后,唯有经由更多读者的阅读、接受、欣赏,并变为自身的文学营养,才能达到这部文学作品的真正目的,当代读者接受《红楼梦》需要一座桥梁。”日前,第三场“新青年文学讲坛”直播活动在北京前门“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店”举行,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在直播中谈道。

直播当天,孙伟科、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赵建忠、《诗情画意品红楼》编著者翟海潮做客书店,围绕《红楼梦》深邃的思想内涵、卓越的艺术成就,带领观众从“诗、画、文”“三维一体”的新颖角度探讨红学、品评红楼,共同感受融汇了诗情、画意、文心的百年红楼风华。

### 跨学科的特质,是《红楼梦》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所在

在孙伟科看来,当代是一个接受的时代,也是红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自《红楼梦》诞生以来,中国历代的学术大家都在关注并对其展开研究。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真正去阅读、去接受《红楼梦》,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学营养。”

赵建忠提到,《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实际上,如今红学的研究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对此,他从红学发展的宏观视角进一步阐释:“《红楼梦》不仅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更是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包容万象,涵盖诗词、园林、建筑、饮食等文化,红学也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

孙伟科介绍,如今红学涵盖范围极为

#### 编者的话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被赋予新的解读,经典的传承无需固守陈规。无论是红色记忆、古典文学还是国风文化,唯有以敬畏之心守住根本,用创新手法传递神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才能让文学真正地活在当下、走向未来。这,正是我们记录这些实践的初心所在。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罗晓音,知名音乐制作人,为《中关村启示录》、《剑侠情缘》等知名游戏创作百余首游戏音乐。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贾子凡  
记者 周 伟

幕布升起,灯光渐暗。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整个剧院仿佛被施了魔法,瞬间变成武侠游戏《剑侠情缘网络版叁》(以下简称《剑网3》)的江湖世界。

台上,七秀弟子翩跹起舞,剑光如虹;五毒教众施展蛊术,神秘莫测。台下,观众屏息凝神,时而欢呼,时而拭泪——他们不仅是来看舞台剧的,更是来重温一段属于自己的江湖梦。

这是由《剑网3》改编的国风舞台剧《剑网3·曲云传》(以下简称《曲云传》)的演出现场,一个打破虚拟与现实边界、融合武侠情怀与当代审美的梦幻世界。被誉为“中国游戏音乐第一人”的罗晓音,正是打造这一切的“造梦者”之一。

今年8月,《曲云传》时隔7年在成都复演,随后登陆上海上音歌剧院,并将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

### 30年音乐路,变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中国音乐的灵魂

和罗晓音通话时,他刚忙完音乐创作,接下来还要去其他演出现场,并在看完演出后和演出方交流。忙碌的工作让他略显疲惫,但一谈起音乐,他的语气立刻鲜活起来。

“1995年,我刚加入金山软件公司西山居工作室时,国内游戏音乐领域还在起步阶段。”罗晓音回忆说。在以武侠游戏音乐为主的创作中,罗晓音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做就是30年。

罗晓音的风格“比较简单”,以中国的

广泛,涉及《红楼梦》传播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学科群。“《红楼梦》作为一部书籍,它所衍生的学问并不局限于这一本书,我们不妨回顾100多年来红学的发展历程,各种思潮、研究方法和文化观念,都在对《红楼梦》的解说阐释中发挥过作用。”孙伟科认为,这种跨学科的特质正是《红楼梦》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所在。

### 探寻品读“红楼”新路径,让年轻一代能够更轻松、愉快地深入这座文学经典的殿堂

在直播活动现场,翟海潮分享了《诗情画意品红楼》的创作初衷:“诗以凝情、画以载形、文以析理,通过三者结合,为青年推开一扇降低阅读门槛但不降低深度的窗口,为读者提供一条既通俗易懂又富含审美与思辨的阅读路径,也让年轻一代能够更轻松、愉快地深入这座文学经典的殿堂。”

作为《诗画品红楼》之后的“姊妹篇”,《诗情画意品红楼》历时4年打磨而成,是一部汇聚了433首原创诗词、259幅插画及216篇品评文字的创意之作。赵建忠评价,本书概括了诗、画、文的特点,围绕“情”和“意”做足了文章,由一般文艺作品的鉴赏式过渡到研究性,既深入又不失通俗传播的特点。

“作为艺术作品,《红楼梦》展开的是艺术画面,但它毕竟诞生在约300年前,当我们想把艺术画面转化为眼前可视的对象时,是有一定难度的。”孙伟科说。

作为理工科出身、兼具学者与企业家身份的跨界创作者,翟海潮认为,诗词、



视觉中国供图

## 罗晓音:用游戏音乐谱写国风回响

五声音阶为基础,同时尽可能多地选用中国传统乐器来演绎,在某些低音部分加入提琴等西方乐器作为补充。他发现,在这种“约束”下创作出来的武侠音乐,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传统中国味,也让自己的作品有了鲜明的辨识度。

“有的人擅长流行曲风,我则是擅长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罗晓音从儿时起就在父亲的影响下欣赏民乐,多年积累的听音习惯无形中滋养着他的创作力。“如今这种风格的创作对我来说更得心应手,成为自身优势所在。”

风格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罗晓音坦言,早期他更多使用流行曲风,在去西山居之前写的小作品和初到西山居写的《中关村启示录》游戏音乐都偏流行。直到拿到游戏《剑侠情缘》的剧本,他意识到这个中国武侠故事一定要用中国的音乐语言来讲述。

初期的纯粹民乐编曲效果并不理想,后来罗晓音转向电脑音乐制作。虽然那时条件有限,编曲软件中中国乐器音色选择不多,但罗晓音摸索出一条融合路径:适当运用音色相近的西方乐器并以中国民乐的方式演奏,形成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慢慢地,我们基本上按照这种方式创作《剑侠情缘》的音乐,后来《剑网1》《剑网2》的音乐创作也越来越好。”罗晓音说。

可以说,罗晓音的音乐创作与“国产三剑”之一的剑侠情缘系列互相成就。1997年,《剑侠情缘》在“1997最佳电脑游戏评选活动”中获得“最佳音乐奖”。这是西山居和罗晓音在游戏音乐领域的重要里程碑,让他们更加坚定地走国风之路。

30年来,罗晓音创作了百余首游戏音乐,影响了一代游戏玩家。罗晓音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守正创新。“这些年沉淀下来的音乐元素成了现在最宝贵的财富。创作不是一味追逐潮流,而是在保持根本的前提下适度创新。”罗晓音举例说,如今他在编曲中融入说唱元素,与民乐进行结合,“变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中国音乐的灵魂”。

### 舞台剧与非遗“双向奔赴”,打造沉浸式视听盛宴

这种“变与不变”的音乐哲学,在《曲云传》舞台剧音乐改编中也得以生动体现。音

乐从游戏来到舞台,绝非简单的“一键复制”。罗晓音及其团队深知,舞台艺术需要全新的音乐表达。他们集合管弦乐、民乐的影化音乐音效语言,为观众营造还原真实、震撼的视听体验。

例如,舞台剧中“七秀舞剑”和门派亮相等段落的配乐,团队在保留游戏原曲旋律的基础上进行全面重新编曲。“情绪、节奏、时长,都要为舞台服务。”罗晓音强调,要让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时既感亲切,又觉得它与舞蹈动作、舞台氛围完美契合,且有代入感。

在某些关键情节处,团队则选用更具感染力的处理方式。当主角孙飞亮决心踏上寻找师姐曲云的旅程、当他们在孔明灯下相会,背景响起由歌手周深和刘惜君分别演唱的《念》《触》等主题歌曲。“这里选用带有动人歌词的歌曲而非纯音乐配乐,情感表达更直接,也更容易打动

人。”罗晓音说。

音效设计也是营造沉浸感的关键。刀剑碰撞的打斗声、练功时“咻咻”的破空声,这些“动效”强化了画面的冲击力;德夯出场时撼动地面的脚步声、曲云变身时的心跳声和蛇出现时的窸窣声,这些精心设计的音效则让舞台世界更加真实可感。罗晓音介绍,大部分音效取材于音效库,少数特殊音效则通过实地录制完成,所有这些声音元素共同构建出一个令观众沉浸其中的武侠世界。

除了音乐上的创新,《曲云传》与国家非遗项目伞制作技艺(油纸伞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毕六福的联名合作,是舞台剧另一大创新亮点。罗晓音说,油纸伞在剧中并非简单的道具,而是贯穿剧情的重要线索,更是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团队在剧本创作初期便确定了油纸伞作为情感线索的重要性,并为此设计了“虚拟+实体”的双重呈现方式:观众凭舞台剧票根可在游戏中领取同款虚拟道具伞,部分观众则有机会获得非遗伞。

跨界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罗晓音介绍,购买者除核心玩家外,还包括大量慕名而来的国风与非遗爱好者。这背后是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的双重驱动。“当观众看完剧,拿着伞就会想起剧中的感人情节,睹物思情。”罗晓音说,这一合作并非流于表面的强行结合,而是舞台剧与非遗的“双向奔赴”——舞台剧因非遗深化内涵,非遗借舞

台剧“活起来”,成为承载情感与记忆的文化符号,推动主动的文化传播与创新。

“《红楼梦》里除了表现爱情的叛逆,还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文化人之间是有冲突的,但这种冲突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大学生对书里的这些人物是更能共情的。”

“对当代年轻人来说,读《红楼梦》应该说是各有所得。”孙伟科鼓励读者在与书中人物共情、对人物个性的品读中,进行深度的自我观照和人生思考,领悟领会中华文化的丰富内容。

直播中还提到了“钗黛之争”这一年轻人探讨“红楼”的热门话题。在孙伟科看来,这种争论的本质远非单纯的人物优劣评判,“在钗黛之争背后,其实代表了一种思考,以及对人生和价值立场的选择,是倾向林黛玉式的秉持自我、突出本性,还是认同薛宝钗式的审时度势、善于经营?”他表示,在娱乐化对比和争论的表象背后,仍应回归古典文化,围绕书中展开的人生世界来领悟理解《红楼梦》,这样的阅读才是更有意义的。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孙伟科提到,《红楼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若只关注其中的人物、情节、命运、结局,可以单元地、局部地或是微观地看,但局部相加不等于总和,更重要的是宏观把握、整本书阅读。“整本书阅读才能更好地了解书中各环节的联系,品味到作者所言‘谁解其中味’的深意,而非简单地得到一个终极答案。”

对于文学经典的深层价值,孙伟科表示,“阅读文学作品的目的不只是简单地读情节,而是要形成和作者的心灵对话,希望大家能通过阅读《红楼梦》,不断深化与生活的对话、与他人的对话、与人生的对话”。

## 不止于文学传承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记者 周 伟

由中国铁路文工团出品的话剧《红岩》在北京第二轮演出期间,北京二七剧场迎来了两位特别的观众——当年与宋振中(小萝卜头原型)一起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的狱友,以及宋振中的二哥,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创作部二级导演、话剧《红岩》导演武雨泽说,两位老人看完演出后十分激动,“他们对我们说,只要这部戏一直演下去就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能够让大家不要忘记那些革命烈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我们也很庆幸能通过这种形式陪父辈重温他们经历过的岁月,从他们手中接过红旗,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他们的精神”。

日前,第二场“新青年文学讲坛”直播活动在北京前门“温暖的 BaoBao·两岸·青年书店”举行。武雨泽、中国铁路文工团一级演员王蔚、中国青年出版社经典再造编辑中心编辑马福悦做客书店,围绕《红岩》的诞生缘起与艺术改编,与线上观众一同探讨如何在当下语境中让红色经典与青年产生共鸣、让红岩精神持续传递。

### 在更多读者和观众心中种下光明的火种

1961年12月,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已陪伴中国人走过60多年的作品,为何至今仍经久不衰?

作为95后青年,马福悦从小读着《红岩》长大,并在工作后参与中国青年出版社最新推出的第四版《红岩》的编辑工作。在直播中,她分享了《红岩》诞生的缘起:“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道,听了罗广斌同志演讲新中国成立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故事,深受教育,希望中青社能把这个故事以小说形式出版,让更多人了解。”

几经曲折与数次修改,1961年,由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小说《红岩》正式出版面世,如同平地起惊雷,在全国范围引发轰动。“在回忆录里两位老师谈到,《红岩》真正的作者,是那些在渣滓洞、白公馆里为革命献身的先烈,这是一部由许多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成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马福悦说,“自从《红岩》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就一直有着令人心潮澎湃的力量,其承载的红岩精神至今仍然鲜活。从出版社的角度讲,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一直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共同理想信念。”

工作时,马福悦和同事时常会接到小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中有些我也需要回去查资料才能回答得上来。《红岩》的故事和人物是真正走进了孩子们内心的,从多形式宣传、版权保护等不同角度为这部旗帜性作品保驾护航,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 以当代语境诠释红色经典

直播活动前夕,话剧《红岩》刚刚结束在重庆的巡演,这是继6月北京首演后,剧组首次将演出带回红岩精神的发源地,这也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继1962年、1989年、1996年后第四次排演话剧《红岩》。

“距离上一版演出已经过去快30年了,从接到团里要把《红岩》重新搬上舞台的任务,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让这部红色经典被更多当下的观众所接受。”武雨泽说,“《红岩》的故事和人物是深刻在几代中国人记忆当中的,如何把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讲得有新意,让观众坐得住、看得完,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事情。”

剧本改编方面,新版话剧《红岩》在综合中国铁路文工团前三版《红岩》精华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谍战、悬疑元素,同时塑造以江姐、许云峰为首的英雄人物还原成一个鲜活的人。“尤其是对于像江姐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往往已经存在先入为主的印象,很容易变成一个亮架在演员身上,但在创排的过程中,通过慢慢走进角色,挖掘江姐的内心,我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她不仅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也是一个鲜活的人。在孩子面前,她是温柔的母亲,在战友面前,则是温暖的大姐姐。”

作为剧中江姐的饰演者,王蔚提到,对于演员来说,演绎中最大的难点是要先将大众刻板印象中的英雄人物还原成一个鲜活的人。“尤其是对于像江姐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往往已经存在先入为主的印象,很容易变成一个亮架在演员身上,但在创排的过程中,通过慢慢走进角色,挖掘江姐的内心,我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她不仅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也是一个鲜活的人。在孩子面前,她是温柔的母亲,在战友面前,则是温暖的大姐姐。”

从接到饰演江姐的任务,再到建组排练、站上舞台,呐喊出那句振聋发聩的“竹签是竹子做的,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王蔚感觉,自己也逐渐与这位革命烈士产生了精神上的联结。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剧中最为共情的是江姐在狱中受刑时,特务拿出她孩子的照片作威胁的一刻,“那一刻感到的不只是心痛,更是心碎,但为了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江姐挺住了酷刑,始终没有暴露任何信息,这是革命者坚定信仰的力量”。

“这些革命战士也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会在看到孩子的照片时心疼,在得知丈夫牺牲后崩溃,但信仰的力量让他们一次次在关键时刻作出了伟大的选择。”武雨泽说。

本次新版话剧《红岩》,武雨泽的女儿也参与到演出中,饰演小萝卜头一角。每场演出临近末尾,演员们在舞台上集体诵读《我的“自白书”》时,她都会在侧幕跟着背诵。“通过参演,她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人都有了一种真切的感觉。”武雨泽说,“不管是我女儿还是来演出的小朋友,我相信他们心中都潜移默化地种下了一颗光明的火种”。

马福悦曾观看了话剧《红岩》北京场的演出,她还记得,演出结束散场时,有个小朋友走在她前面一路抹着眼泪。王蔚则提起,在重庆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有位年轻观众冲到舞台边,哭着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感动。

“从创排期间剧组两次前往重庆采风,再到这次重回重庆巡演,无论淡季还是旺季,红岩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总能看到络绎不绝的游客。”武雨泽回忆,在剧场里,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被家长领着前来的小朋友,走进剧场的观众无不沉浸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大众对红色文化一直有需求,所以我们永远要对传承红色经典和红色精神充满信心,坚持讲好观众爱看的红色经典故事。”